

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

隔墙夫妻

(川剧)

善生 辛身

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编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

隔 墙 夫 妻

(五场川剧)

善 生 辛 身

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编



新 蜀 大 学 社

内 容 提 要

“四清”下台的生产队长任思富，坚持因地制宜发展副业，被打成“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”，戴上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”帽子，使女儿的婚事告吹。思富认定自己无罪，又不愿连累女儿，忍痛与老妻离了婚，但女儿的婚事仍不能如意。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清算了极左路线，两代人才得破镜重圆，走上发展生产、改善生活的道路。剧本用生动的喜剧手法，真实地反映出粉碎“四人帮”前后普通农民的不同命运。

责任编辑：侯作卿

隔 墙 夫 妻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戏刷印刷厂印刷

字幅初.000开本787×292毫米1/32印张2 3/8插页1

1982年4月第1版

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200册

书号：8069·234

定价：0.24元

编辑前言

提倡戏曲现代戏,更好地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,是时代的需要,也是各个剧种自身发展的需要。为了扶植戏曲现代戏的剧本创作,向戏曲剧院(团)推荐现代戏剧本,我们决定编辑“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”。

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陆续选择优秀的戏曲现代戏剧本,编入“丛书”。不论是否出自名人手笔,是否经过舞台演出,都择优选编,一视同仁,并注意题材、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,务使优秀剧本不致埋没。

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,“丛书”的编选工作难免出现缺点、错误,欢迎批评指正。

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

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胡 沙

副主编：黄俊耀 杨兰春

编 委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：

王俊杰 叶 锋

刘奇英 何孝充

余雍和 陈 芜

胡小孩 顾宝璋

第一场

玉 钿 (王桂芳饰):

“……这才硬
是叫有缘啦!
哈……”



第一场 春 燕 (高生琼饰): “爹!”

秀 莲 (杜菊华饰): “呵! 那就是她爹?”



第三场 桂 兰（孙历挥饰）：“这就是手续呀？”
 连 平（涂显光饰）：“当然嘛，精简节约，
 干脆利落！”



第五场
 思 富（向仲高饰）：
 “哎呀，你的手
 也冰冷呐！”
 桂 兰：“拉倒你我就
 不冷啰！”

四川省南充地
 区川剧团供稿

人 物

任思富——男，五十余岁，中农。

刘桂兰——女，五十余岁，思富之妻。

春 燕——女，二十九岁，思富之女。

程秀莲——女，五十余岁，贫农。

赵海山——男，三十岁，秀莲之子。

毕玉钿——女，四十余岁。

钱连平——男，三十余岁，民兵小分队队长。

时 间 打倒“四人帮”前后。

地 点 农村。

第 一 场 婚 变

[一九七六年秋。

[任思富家门前。竹篱围住一座整齐的平房。大门上贴有红纸对联：“学大寨，兴无灭资；赶昔阳，以粮为纲”。虽然已经失掉光泽，但字迹依稀

可见。屋四周栽满桑树、广柑、竹子等，枝叶繁茂。
篱外设有一石桌及石凳。整个院落给人以富裕向上的
感觉。看得出主人是个务农、持家的能干人。

[幕启：刘桂兰开门兴冲冲地上。

桂 兰 (唱)鸡叫还在五更天，
我就下床干得欢。
又碾米，又擀面，
又杀鸡来又捡蛋。
园子头白菜、韭菜、萝卜扯了一案板，
腊肉还煮了四斤半。(对观众)
问我为啥这样喜欢，
客人一来就了然。(向屋内喊)

春燕，春燕！

春 燕 (上)妈，喊啥嘛？

桂 兰 喊啥？(见春燕衣服)哎呀！你咋个还穿 这件衣裳？
该换件新的嘛！

春 燕 昨天才穿的，干干净净……

桂 兰 干干净净，还该要收收拾拾。

春 燕 海生哥——中学我们是同学，又不是见头回，怕啥
嘛！

桂 兰 他妈今天该是见头回吖，没让人家说我们寒伧。
[春燕进屋。

桂 兰 都二十八九岁的人罗，说了两处都黄了，安心当老
女子呀？！你不着急，我着急嘛！春燕，快些换好衣
裳到场上买五斤豆腐、四斤豆芽、三斤白酒、两斤
豆油、一斤麸醋，再带半斤白糖、四两甜酱、三两
辣子面外搭二两花椒回来！

春 燕 妈吔！嘴巴说得好闹热，只怕啥子都没得，盐巴、麸醋随你买。

桂 兰 我又不是酸酸客。咳！这几年硬是难得说。要是盐巴吃得饱就好罗！大说小收拾，只有将汤下面，尽水和泥！哦！顺便请你大舅母、二姑妈、三娘娘、四表姐来当陪客！

[春燕已走远。

桂 兰 咦！背时女子就跑了咧！哎呀，说啥谈话，还有那么多的活路要做啊！（进屋）

[毕玉钿引程秀莲上。

玉 钿 （唱）人说我象善菩萨，
开口先就打哈哈。
叫一声，赵大妈，
你选的媳妇硬不差。
她老汉，种庄稼，
数一数二顶呱呱。
她的妈，人人夸，
精明能干会当家。

秀 莲 （唱）不要空口说白话，
我要问的姑娘她。

玉 钿 老姐子！春燕姑娘她——

秀 莲 怎么样？

玉 钿 不是说的话，硬是说的话，她硬是那驹子咳嗽——

秀 莲 此话怎讲？

玉 钿 没得丁点痰（谈）头！

秀 莲 你没光说些好听的哟！

玉 钿 我说的不上算。俗话说：添钱不如复眼！

秀 莲 你说些啥哟!

玉 钿 老实话咧! 又不是买东西, 做生意。说道说道, 就
挠了喃! 你来看——

秀 莲 啥子?

玉 钿 你看嘛! (唱)

她家的院子多整齐,

秀 莲 硬是咧! (唱)

瓦房土墙颜色新。

玉 钿 (唱)屋周围桑树多茂盛,

秀 莲 (唱)养蚕叶多不求人。

玉 钿 (唱)今年养蚕一张半,

茧子卖了百斤斤。

蚕沙叶渣沤了粪,

投肥算了五百分。

秀 莲 (唱)搬指拇, 算分明,

兼高扯矮一平均;

茧子三百工分还挂零,

外搭投肥五百分。

就这一项不打紧,

比我全家分配还多三成!

玉 钿 你来看罗! (唱)

圈头的肥猪圆滚滚,

一年两槽才爱人。

秀 莲 (唱)我们队里靠贷粮,

肥猪饿成四根筋。

玉 钿 你们吃的是贷粮?

秀 莲 是嘛! 说的是以粮为纲, 弄得来全面砍光! 穿靠粮,

吃靠粮，结果样样靠货粮！

玉 钿 咳！到处都一样啊！……

秀 莲 （唱）看在眼，喜在心，
低下头来暗沉吟。
这些年文化大革命，
首先要讲啥出身。

老姐子！

她家究竟啥成分？

玉 钿 （唱）三辈人中农你放心！

秀 莲 （唱）我是贫农要高一等，

玉 钿 （唱）你八两她也有半斤。

秀 莲 （唱）中农要分上中下，

玉 钿 （唱）贫农也要分老与新。

秀 莲 （唱）未必然我新贫农还不够称？

玉 钿 （唱）她也是“四清”成分才提升！

门当户对好得很，

背靠背来很相称。

秀 莲 （唱）还有一事把你问——

玉 钿 你说嘛！

秀 莲 今天沿路一看，好象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很紧火，为
啥她家又与众不同？该不是——

玉 钿 不是投机倒把，不是抓拉骗吃，更不是打砸抢抄！

秀 莲 那她是——

玉 钿 （唱）理家全靠一个勤。

一家勤扒又苦挣，

矮子爬楼梯，步步往上升。

秀 莲 （唱）虽说她家有本领，

我还阴倒在担心。

玉 钿 担心啥？

秀 莲 (唱)树大招风猪怕壮，
人就怕背有钱的名！

玉 钿 (唱)未必然饿起肚皮算革命？

秀 莲 (唱)现而今大锅饭讲的要平均。

玉 钿 (唱)发家难道就不准？

秀 莲 (唱)讲的是越穷越光荣！

玉 钿 哼！（拉秀莲往回走，唱）

你又爱又怕心不定，

这门亲事搞不成！

秀 莲 老姐子，这是干啥？

玉 钿 嗨！她家富，你家穷；你是贫农，她是中农。——
既然说不拢，何必空淘神！

秀 莲 哎呀！你总是这个火炮脾气。我是说——

玉 钿 你是说日子过好了怕挨整。共产党讲的是实事求是。
一不偷、二不抢、三不为非作歹，这庄稼人勤扒苦
挣，起早摸黑，把日子过得好点，你在怕啥？我
要有儿女，就巴心不得，和这种人打个亲家！

秀 莲 我又没有说不想，你在闹啥嘛！

玉 钿 为了你们这门亲事，我好话说了几箩筐，你还在嫌
这嫌那。我这人是个直性子，最讨厌心里说要，嘴
上又说不；又要想吃鱼，又要避腥臭！

秀 莲 老姐子，硬是把你费了心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重
谢！

玉 钿 说啥子重谢啊！只要你晓得好歹就够了！（对门内）
任家大嫂子，春燕她妈吔，客来了！

桂 兰 (穿着围腰应声)呵! 来罗, 来罗! (上,瞥见)哎呀, 老姐子! ……

玉 钿 (介绍)这就是海山他妈, 娘家姓程, 程秀莲。

桂 兰 稀客, 稀客!

玉 钿 她就是春燕她娘……

桂 兰 我娘家姓刘, 叫刘桂兰。

玉 钿 是呵! 一个叫秀莲, 一个叫桂兰。两个名字香得很, 这才硬是叫有缘罗! 哈……

桂 兰 赵大嫂, 快请屋里坐。(解围腰)你看, 我……我简直不成恭敬。

玉 钿 这半天把我走累了, 就在这里坐, 又宽敞, 又清静。

桂 兰 哎呀, 这院坝头脏得很, 咋个待得客哟!

秀 莲 哎呀, 收拾得多整齐, 多干净, 好得很嘛!

玉 钿 春燕和她老汉喃?

桂 兰 春燕到场上买东西去了, 她老汉在公社开会, 一会就要回来。你们请坐。(进屋)

秀 莲 刚才我们路过公社门口, 听见里头又在喊口号, 又在喊交待, 好象是在开斗争会。

玉 钿 现而今讲究的是抓纲抓线嘛。不抓纲; 心发慌, 不抓线, 就没事干咄!

秀 莲 你可不要乱说!

玉 钿 啥子乱说? 我三辈人是响当当、硬梆梆的贫农, 祖祖辈辈连打更匠都没有当过, 不沾二分公事人的气。

秀 莲 你这张嘴呀, 只怕哪天要惹祸。

玉 钿 怕啥! 他们做得, 我就说得。长草短草, 一把挽倒, 顶起天, 杵起地, 只是个矛盾……哦, 只是个人民

内部矛盾，充其量把灯吹熄了恨我几眼！

春 燕 （提着大包小包上）妈——

玉 钿 春燕！

春 燕 毕大娘！

玉 钿 这就是海山他妈。

春 燕 赵大婶！

秀 莲 （满心喜悦地）喂！（目不转睛地将春燕看得不好意思）好姑娘啊！（背唱）

难怪海山常称赞，

一见我也心喜欢。

眼睛圆，眉毛弯，

喊起人来嘴儿甜。

[春燕含羞进屋。

玉 钿 （唱）又会写，又会算，

会栽秧子会犁田。

扎花绣朵也能干，

锅头灶里做得全。

擀的面，象丝线，

下在锅里团团转。

切的肉，象纸片，

一口气能够吹上天。

心眼好，又勤俭，

吃苦耐劳要人赶。

这样好的姑娘哪里去选？

走遍这九坡十八弯！

秀 莲 （唱）这事多亏你会办，

我母子感情二天还！

玉 钿 (唱)亲事你还有无意见?

秀 莲 (唱)全靠姐子你成全!

桂 兰 (上,唱)今天真是多怠慢,
[春燕端菜跟上。

秀 莲 亲家母咧!(唱)

空起手来心不安。

玉 钿 亲家母?……对,对,对!(唱)

叫一声我的好春燕,

听到心里该了然?

桂 兰 亲家母咧!(唱)

她们的喜事好久办?

秀 莲 (唱) 亲家回来就定时间!

[钱连平肩挎冲锋枪, 押着头戴高帽、颈挂“新生
资产阶级分子任思富”牌子、手捧木盘(盘内装着
蚕茧)的任思富上。

连 平 (推思富一掌)走!

春 燕 (扑上,接过木盘)爹!

秀 莲 (对玉钿)呵!那就是她爹?

桂 兰 (气极)你们这是干啥?他犯了啥子法

连 平 嘿嘿!他反对以粮为纲,大搞蚕桑。如今反击右倾
翻案,他就是翻案复辟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样
板!

春 燕 我爹三百六十天,满工全勤,队上是第一名。开荒种
桑养蚕,也是为了集体,啥叫资本主义?

连 平 哼?真是甚么藤结甚么瓜,甚么苗开甚么花,甚么
阶级说甚么话!你还敢替他狡辩!?(指周围)你看,
这些桑树、广柑、竹子,就是他的罪证!

春 燕 甚么罪证？
连 平 走资本主义、发财赚钱的罪证！
桂 兰 未必栽桑养蚕，搞副业换点油盐钱就有罪？
连 平 嘿！你还敢嚣张。如今学大寨，一切归公。私人搞副业，就是想钱。想钱就是资本主义，资本主义就是犯罪！
玉 钿 同志，你贵姓？
连 平 毕大嫂，你搞忘了？我姓钱嘛！
玉 钿 你要改姓！
连 平 你涮啥坛子啦！我们在进行严肃的阶级斗争！
玉 钿 你不该姓钱！
连 平 你是啥成分？
玉 钿 啥成分？你称二两棉花去纺一下，我呀，如今吃饭靠贷粮，用钱靠银行，货真价实的依靠对象！
连 平 (对秀莲)她是——
玉 钿 和我一样，地地道道的贫农！
桂 兰 我的亲家母！
秀 莲 我，……我不——
玉 钿 啥子？你不？！
桂 兰 赵大嫂，你——
秀 莲 我……我回去商量一下，再决定。
连 平 是呀！亲不亲，线上分。常言道：订坏一门亲，要祸害三代人罗！你既然是贫农，就要站稳立场，擦亮眼睛，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，谨防他们的糖衣炮弹！
思 富 (气极)钱队长！
春 燕 甚么糖衣炮弹？